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一份小档案：关于人文主义

“ 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
我在昏暗的森林中醒悟过来，
因为我在里面迷失了道路

..... ”

这一年，被逐出故乡的诗人但丁，在荒芜、寂寥的流亡地，用手中的鹅毛笔写下了上面的诗句。

这是公元 14 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律师家庭出生的诗人但丁，在漂泊之途布满废墟的阴郁的阳光下，静静地讲述发生在公元 1300 年复活节前的星期四那个离奇的故事——诗人在一座密林里踽踽独行，迷失了道路，遇见了一头豹子、一头狮子和一只母狼。在他感到万分绝望的时刻，伟大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了，他披着一身圣洁的光芒，指示给诗人一条从地狱通往炼狱的道路。

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在风雨交加的流亡路上，形单影只的诗人使这个梦幻般的故事具备了 14 世纪人们的全部思想感情，让它包罗了这一个时代的一切学问，对整个以“中世纪”命名的文化以百科全书式的总结。它让人看到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人类如何从迷惘与苦难中挣扎出来，一步步走向真理与至善的境界。

但丁在梦幻中一步步走进茫茫密林深处。当然他并不知道，他的身后，一个时代正在终结——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时代，它在欧洲大地上整整滞留了 400 年。当它开始时，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基督教会的统治。神学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它规定了所有人的思想与行为，如同划地为牢，让一切人不能自由地思考。于是，从 11 世纪到 14 世纪，人们从唯一的一部书中得到一切知识，这本书就是《圣经》。此外，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祈祷与忏悔。这是一个“上帝”的概念充斥一切领域的时代，人们把所有的激情都奉献给了教会所描画的天国世界，与此同时便冷淡了世俗生活，轻贱人世间的一切，由此人的生命便变得无关紧要了。

后来的历史学家称这一个时代为“中世纪”——此刻，中世纪正在无可奈何地落下最后的帷幕。

大地上活着的人们数诗人最敏感。看，就在那密林深处，但丁听到了中世纪最后的挽歌。他是看见中世纪远去的第一人。而在维吉尔出现时那一簇熠熠闪动的白色光影中，他又看到了一个新时代来临前的曙光。

被佛罗伦萨教会永远逐出故乡的诗人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当然，他也是文艺复兴的第一位诗人。很多年以后，人们看见文艺复兴的扉页上，镌刻着的正是但丁以《神曲》命名的伟大诗篇。

“钟表滴答滴答地走。喏，文艺复兴开始了！”很多年以后，讲述《人类的故事》的房龙，是这样描述文艺复兴的起始的。

这是一个魅力无穷、光彩夺目的新时代，人们从思想与个性遭受禁锢的中世纪一跃而出，在遍布欧洲大地的歌特式教堂尖细、冰冷的锥形塔顶之外，突然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满目生机与飘扬生动的活力。

此刻震撼整个欧洲的是活跃与繁荣。“这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这样评价文艺复兴的 300 年。直到今天，我们只要一回首，便能在已经远去了的 14、15 世纪的地平线上，一眼望见高高站立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哥白尼、伽利略、弗兰西斯·培根以及莎士比亚与笛卡尔——他们通通都诞生在这个弥漫着十四行诗的旋律与洋溢着大卫王雕像崇高悲壮之风的时代里。

但是，重要的不仅仅是出现了巨人，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曲折幽深的城市与朴素的乡村，处处都充满了一种对“人文主义”的渴望——人文主义（humanism），是此刻飘荡在欧洲上空的一面闪烁的大旗。巨人们高擎它，向世界宣讲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人的创造、人的伟大；他们颂扬人的个性与人的自由，赞美科学与理性，斥责中世纪的专制与盲从。

——此刻，人们重新发现了自己，发现了生命。

文艺复兴就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文主义者的节日，因为天地间突然在这 300 年里展现了一个如此巨大的舞台，一切渴望去发现与创造的人都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但在此之前，人生是卑微、渺小、有罪的，这是中世纪欧洲市民从教会印发的小册子里得来的常识。15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奋力掀掉了这些精神桎梏，他们在诗歌里热烈地咏叹人生的欢乐，在绘画里尽情地展露生命的圣洁与和谐，在雕塑里精心地塑造人类的高贵、伟健、雄浑——15 世纪的一切艺术品，都在挖掘生命的崇高与悲壮。

但文艺复兴肯定不仅仅是一场生命的狂欢。十分擅长讲述历史故事的房龙，认为文艺复兴不是一个政治或宗教运动——“它是一种精神状态”，他说。这或许是很有道理的。当我们离开文艺复兴那风云际会、磅礴恢宏的 300 年，又风雨兼程赶过几个世纪走向今天，我们回头去看，人文主义者留给我们的，显然不仅仅是那么一点点。

瞧，这个人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我们在讲述文艺复兴的许多往事时无论如何也躲不过的一个人，研究者们称他是“文艺复兴时代最完美的代表人物”。对于这个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普通村庄的 15 世纪的公民，我们除了了解他举世皆知的《最后的晚餐》与《蒙娜丽莎》之外，他一生更多的故事都鲜为人知，但又让人强烈地震惊。

列奥纳多代表了人文主义最完美的理想。当中世纪已被获得胜利的文艺复兴乘胜追击时，列奥纳多在他那安静的小屋里正孜孜不倦地研究艺术与科

学；他既学习绘画，也学习冶金、水利、建筑工程、解剖学、军事学以及光影学、地质学、机械学、生物学、天文学与数学——对人类与自然的一切知识，他似乎都怀着强烈的兴趣与不竭的探索欲，这正是列奥纳多最让人惊讶的品质。1542年，达·芬奇30岁以后，他相继完成了飞翔机降落伞与火炮的设计，装置了最初的聚光镜、望远镜、烛光幻灯机以及人造眼珠，发现了正六面体与圆柱面积的关系，发展了杠杆原理，丰富了阿基米德的液压概念，预见了物理学的惯性原理与物质的原子原理学说。他还主持了巨大的运河工程以及灌溉工程，设计了城市的桥梁与下水道以及大型剧场。他是第一位发现血液功能的人，研究者们因此推崇达·芬奇为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始祖。这一切之外，还有更让人吃惊的——我们今天无人不知的“+”(加)“-”(减)符号，其最初的发明者，竟然也是列奥纳多·达·芬奇。

而列奥纳多明显地将自己对人类的情感更多地倾注在绘画与雕塑上。事实上，自《蒙娜丽莎》在达·芬奇23岁那一年诞生以后，这一张著名的画布上的女人那极其纯朴、柔美的微笑，便征服了全世界，“她无限安静的肖像仿佛包含了人类的元素、其它的一切东西……”诗人里尔克这样评价她。在这一个地球上，那一缕永恒的微笑被翻译成的语言，大概比任何书籍都要多。

达·芬奇无疑站立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一系列长长的巨人阵的最前列与最高处。相隔几个世纪以后，遥望人类历史的星空，我们会发现，屹立在整个人类史的巅峰极顶上的，无疑也有列奥纳多·达·芬奇。

这就是文艺复兴的功绩——人文主义养育出来的精神巨人不仅是属于那一个时代的，也是属于人类所有历史的；人文主义精神不仅是属于欧洲的，也是属于整个人类的；人文主义的光芒不仅照耀了欧洲大地300年，也如一股不断绝的源泉，潺潺流向此后人类社会的所有时间与空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文主义就不再是隶属于文艺复兴的一个专有名词。它辐射出了一股不息的光芒，成为一个有着普遍内涵、蕴蓄着无限丰富的含义、能够让我们站在今天的时空去挖掘的词汇。

达·芬奇一生最动人的品质无疑是他面对自然与人生的那一种永无休止的探索精神——在一切孜孜不倦的求索中所展示出来的生命的能量。这能量竟然是无所不往、无往不胜的，它爆发出了如此巨大、如此绚丽的热情与光彩，以至于似乎能够照耀一个人面前的全部客观世界。

精力浑健的生命，探索与创造的激情，发现世界与自我，追求意义与价值——这就是更加深广的人文主义，是人文主义展示给我们、给这个世界的更加珍贵的涵义。

从大地深处挖掘出来的“人文主义”

想当年，这算得上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在文艺复兴的战场上冲锋在前、一马当先的勇士们，他们最感兴趣的不是新鲜时髦的东西，而是一些从泥土

深处挖掘出来的蒙满灰尘的古董。

彼特拉克是第一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物发生兴趣的人。据说，这个出生于佛罗伦萨名门望族、曾在丘彼特神殿接受过国王桂冠的诗人，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他一边用格调轻快的十四行诗歌咏大自然、太阳、爱情，一边却钻进被人遗忘了的阴暗的图书馆，苦心搜寻荷马、维吉尔、奥维德与索福克勒斯，与这些用拉丁文写作的古代希腊诗人一一晤面。他们显然大大地让他吃惊了——古希腊罗马的古籍与手抄本展现在他眼前的，简直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异彩纷呈、浪漫之极的世界。在这一个世界里诸神活跃，人神和谐，天地间弥漫着一种浓烈的情趣。彼特拉克沉浸其间，眼前冷漠的中世纪悄悄遁去了。仿佛一束透明的阳光照耀下来，驱散了一大团浓重的阴影。

“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恩格斯说。

彼特拉克只是第一人。在他身后，潮水一般涌来了一大批人，他们心情急切，共同朝着被中世纪隔开了数世纪之遥的古希腊罗马，狂热地搜寻那些在铁锹之下一点点从泥土中重见天日的古代塑像，还有斑驳鳞鳞但雄风犹在的古代罗马废墟。这是一个荒芜了但依然洋溢着人的充沛精力、强大创造力量的世界——只要我们认真看一看那些精美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知道那是一个怎样激动人心的年代。

古希腊罗马的文物一件件抖落尘土，陶醉了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以及整个欧洲。一篇从未听说过的古罗马手稿的发现，可以成为市民们过节日的借口。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历经长途跋涉，来到佛罗伦萨，不惜住在马厩或拥挤的阁楼上，只为聆听希腊语教授教给他们那种古老的语言，以便亲自去学习古代的荷马史诗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诗篇。

看来人文主义的确不是 15 世纪的一种发明创造。既然“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宣称自己是在古典文化中发现了时代所需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人文主义就像一粒未熄的火种，它从历史深处的祖先们那里远远地传递了过来，在远隔 400 年之后，子孙们一把接住了它；这粒火种很快燎原成势，把处于中世纪末端的天空照得一片光亮。

希腊人的神

彼特拉克在古希腊罗马的世界里到底寻找到了什么诱人的东西呢？

法厄同是所有古希腊传说中最没有声望的一个神。他身为太阳神福玻斯·阿波罗的儿子，却早早地因为自己过份的自信与冒险夭折了。法厄同死于一个狂妄的梦想：他希望父亲让他有朝一日能驾驶太阳车巡回在天际。太阳神因为深爱儿子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闪耀着火焰的太阳车在这个没有经验的年青人手中终于失去了控制，它触到了地上的高山，大火蔓延。太阳神的儿子向大地跌落下去。他在空中激旋，有如在晴空中划过的流星。

据说，法厄同的父亲，太阳神阿波罗，看着这悲惨的景象，褪去了头上的神光。这一天，全世界都没有了阳光，只有大火照亮了广阔的四野。

法厄同失败了。他是以神的身份失败的。

古希腊的神不仅仅有骄傲与荣耀，他们也有失败与悲伤，就像普通人那样，命运坎坷，或辉煌或悲壮。这就是古希腊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们的世界，其生存状态与人类毫无二致——彼特拉克与后来的人文主义艺术家们，准是在这一点上得到了最深刻的启示。

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们在公元前 10 世纪曾经左右过希腊人的精神与生活，但他们仿佛都是些实实在在的人。譬如宙斯，这个星际间最高的统治者，在古希腊人心中既伟大神圣，却又有诸多人的弱点。他喜欢恶作剧，偶尔十分地狂暴，一旦甩起闪电霹雳，就让世界如同到了末日一样；他还想尽办法惩罚普罗米修斯，让这个给予人类火种的英雄永远被缚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之上。而宙斯与塞墨勒的儿子，酒神狄奥尼索斯，却是人间丰美之果。

葡萄的发现者，他被养育于印度，却奔走世界，教会人们如何种植这种令人喜悦的植物，以及如何酿制葡萄酒。他就这样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赢得声名，并给所有信仰他的人以慈爱。当然，他也会用最严厉的方式教训那些不承认他是神抵的人，让他们痛苦不堪。总之，希腊人心中的神与地面上的臣民们息息相关，以至于他们就混同在希腊尘世里，与山间牧羊的小男孩或者溪流边哼唱着小曲的姑娘们嬉戏在一起。

古代的希腊人竟然就这样建立起了自己的宗教——这一个民族崇拜神却用自己的生活来拟想神的世界。或者说，一群匍匐在大地上的人，他们敢于在仰头望天时，将神秘莫测的神的天国拉回到自己生活的大地上来，让神像自己一样地生存。这正是古希腊人非凡的自信与勇气，是他们面对不可知的神秘世界时一种充满自由的超越精神。

后世的人文主义艺术家显然在这一点上得到了深刻的启迪。这启迪当然是有关人的自由意志的。

于是，1498 年的米开朗琪罗才有勇气用大理石这样塑造圣母的形象：头披长巾的圣母玛利亚端坐着，把裸体的、遍体鳞伤的基督耶稣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低头俯视自己的儿子，仿佛万箭穿心，欲哭无泪——这组《哀悼基督》的雕像和以往所有描绘圣母的作品截然不同，把圣母塑造得异常美丽，甚至看上去比自己的儿子还要年轻。但从这位母亲的身上，仿佛涌出了人世间全部的母爱，与人世间最深重的悲哀。

25 岁的米开朗琪罗因此轰动了整个欧洲，人们从未见过如此大胆的艺术品。传说因为人们普遍怀疑它竟然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米开朗琪罗因此深夜拿着刻刀，在圣母左肩的衣带上将自己的名字足足刻了一米长。

在面对心中神圣的世界时，米开朗琪罗与古希腊人有同样的勇气与胆量。此刻，我们仿佛看到古希腊的传统如同一块寂静的土地，虽被时光遗弃却从未彻底荒芜，它在原野上生生不息。果然，几个世纪以后，这片土地

上重新郁郁葱葱，硕果累累。如同米开朗琪罗一样的人文主义艺术家们，是古希腊精神忠实的传人。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厌恶中世纪对人进行禁锢的彼特拉克，之所以回头去寻访古代的希腊罗马，是因为他首先听到了来自自己心底的呼唤——

人啊，你当关切你自己！

事实上，这呼唤不仅来自彼特拉克的心底，也来自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不仅回荡在文艺复兴时代，也回荡在每一个年代的每一个日子里——听一听我们的心，再摸一摸我们的灵魂：是否我们也同样向往自由与理想的生活，渴望发现自我与世界的真谛，期待着探索与创造，希望追求世界的意义与价值？

是的！

人文主义——这一种对人、对生命的崇尚与信仰，从来就深深地埋在我们人类的精神里，生长在人类文明的原野上。它从未断绝过，从未被消灭过。

也就是说，既然它是来自我们心底的，那么它就是生生不息的。

独立问天

距离我们今天 500 多年前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是一个神奇的摇篮。在十五六世纪整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候，它却温柔地摇动着，将它怀抱里的孩子一个个养育成顶天立地的巨人。

真不可想象，文艺复兴前期的几乎所有文学艺术巨匠，从但丁到彼特拉克、薄伽丘以及马基雅维里、米开朗琪罗，他们都诞生在佛罗伦萨。这座城市一时间群星璀璨，耀眼的光芒远远穿透这座小城，播撒到全世界。

但现在不同了——文艺复兴已经从意大利席卷到了欧洲人的中部与西部。看，又一位巨人诞生了，他的故乡在波兰。

波兰的哥白尼后来举世闻名——他是天文学史上首先提出“日心说”的人。在此之前，欧洲的人们普遍信奉教会所宣传的“地心说”，即地球静止不动，是宇宙的中心。这一理论统治了欧洲 1500 多年，作为妇孺皆知的常识，它牢固不破。但此刻，哥白尼发表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见解，他宣称：太阳才是中心，地球围绕着太阳不停地旋转。

哥白尼的故事是所有读过中学历史课本的人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应当是那些不被许多人知道的事。

1512 年哥白尼买下了波兰弗洛恩堡西北角那座墙体斑驳的古老箭楼。在此之前，他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了地球在运动这一理论，并由此打开了“地心说”的缺口。这一些划时代的科学发现都发生在 1500 年到来之前。当他独守箭楼每夜遥望星空观测天体时，时间已经从 1500 的刻度上向前迈动了十几年。

这十几年他在想些什么呢？

时间飞快地移动着。在哥白尼的箭楼上，时间每过去一天，都意味着地球自转了一圈。而箭楼之外，事情却不是这样的。人们依然相信，太阳正围绕着我们的地球不停地旋转。

30 年就这样过去了——哥白尼在箭楼上守过了 30 年。当然，这期间他干了许多事情：他通宵达旦地观测天象，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积累了大量资料；他还写了一部书《天体运行论》，系统阐述了“太阳中心说”。显然，这本书是将震动整个欧洲的。准确地说，《天体运行论》应当是在 1536 年完成的，但哥白尼没有将它拿去公开发表。1540 年，这本书经过了最后一次修改，但哥白尼仍旧没有把它拿去发表——“由于害怕教会的迫害，他一直未敢公开发表”，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上都写着这句话。

我们不能想象一位科学家不能将自己发现的真理公诸于世的痛苦。但此刻，哥白尼正在经受这样的折磨。他默守一个伟大的秘密，一个日后将成为地球上所有人都引以为常识的秘密，度过了 1540 年最后的时光。

应当说，1540 年的哥白尼已经感到自己身心的憔悴了。他将所有的事宜托付给他唯一的学生，雷提斯卡。这个年轻人似乎具备一丝勇气，他将老师

的手稿送往纽伦堡，交给朋友奥西安德出版。这之后，他便逃走了——他深信哥白尼的学说将招来灾难。

奥西安德不愧是一个善于折衷的人。这位牧师在手稿前面塞进了一篇怯懦的序言，这序言完全改变了作者的主张，否认了哥白尼的理论，却使牧师逃脱了被惩罚的结局。

1543年5月，哥白尼在病榻之上收到了《天体运行论》的样书，这时，他那一双用来遥望星空的眼睛已经失明了。他用手摸了摸书的封面，便与世长辞。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颗灵魂终于得到了抚慰。

但我们在这里要说的，却是独行者所需要的勇气。文艺复兴养育了巨人们独立思想的个性，惟有凭借这个性，16世纪的天空之下，才有了那一束如此深邃的仰望苍穹的目光。但是，当一个勇敢的真理发现者终于怯懦时，我们就知道，与一个社会大多数的人所持定的思想相抗争，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问天的人

布鲁诺是一个终生行走在大地上的流浪者。他在 20 岁以前便翻越了阿尔卑斯山口——在他之前，曾有多少人冒险穿过了这个古老的山口，希望能在自由的欧洲大地里找到梦想的生活啊！但这仅仅只是布鲁诺一生行走的开始。他来到日内瓦，在城里读到了一本书，书中说：中世纪教科书所宣扬的暴政不能打碎，世界便不能进步。在从法国里昂行进到图卢兹的旅行途中，他开始研究天文学，成为哥白尼学说的赞同者。当然，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这是极其危险的一步，因为刚刚辞世的那位波兰老学者，正在遭受当权者的严厉攻击。布鲁诺怀揣着波兰老前辈的书，横穿法国，接着又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

这位流浪者一路这样风尘仆仆，他到底要找到些什么呢？

说起来，这位出生贫困的意大利孩子似乎一切都很平凡，但唯有一点与众不同。他成长在一个一切都要人俯首听命的环境中，却天生桀骜不驯，热爱自由，渴望了解人生与宇宙的真理，为此他不惜激烈地与环境抗争。

布鲁诺一边无休无止地行走，一边在旅店的烛台下不停地读书写作。等他走到巴黎，行囊里的手稿已经积得很厚很厚了。在这座大都市里，他公开出版了用意大利文、拉丁文写作的许多著作。当然，这些著作仿佛以石击浪，在人们中间产生了不小的喧哗。

漂泊的布鲁诺后来又到过德国与捷克。他不知疲倦地向人们宣传哥白尼的学说，让“日心说”传遍了整个欧洲。当然，我们难以想象他所遭受的那些痛苦的打击：一路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当权者都不欢迎他，试图驱逐他。

布鲁诺没有找到一生行程的最后归宿。中世纪残余的教会神权在他的家乡虎视眈眈地守候他。等他再从东向西穿过整个欧洲并又一次越过阿尔卑斯山口回到家乡时，宗教裁判所在威尼斯逮捕了他。

1593 年以后的日子里，布鲁诺让罗马的监狱见识了一个终生为自由和真理而战的人所具备的勇气。宗教裁判所动用了最严酷的刑法与最非人的折磨，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让他放弃自己的观点，向教会忏悔。但布鲁诺让宗教裁判所失望了，残酷的拷打摧残了布鲁诺的身体，却丝毫触及不了他的灵魂。

他说：“高加索的冰，也不会冷却我心头的火焰，即使像赛尔维特那样被烧死，我也不反悔。”他还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罗马的监狱关押了布鲁诺整整八年。

1600 年，布鲁诺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一个荷载独立的战士，一个伤痕累累又桀傲不驯的斗士，在苍茫的天地间孤独地倒下去了。

从哥白尼到布鲁诺，16 世纪一个完整的“问天”的故事，到这里大概就讲完了。这或许是 16 世纪最不浪漫的一个故事。它让我们看到了个性与人格独立所可能承担的苦难。

敢于提问

历史真是一门能够让人变得聪明起来的学问。

把历史认真读过一遍的人会发现：几乎所有人类史的新章节，都是由那些具有坚韧个性的人翻开的；几乎每一块人类史的里程碑，都是由那些孤独的行者埋下的。这些敢于改变历史的人必须拥有承受苦难的品质。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独立特行者都可能与苦难有缘，但至少，他们是一些不回避苦难的人。

倘若我们能够在心中去亲近古人，那么我们可以越过时光阻隔去体会一下那些孤苦的情怀。譬如但丁，后世的人们在他的名字前添加了许多诱人的光环，但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在有生之年竟是在人生舞台上走得最孤独凄凉的一个。他被当权者宣判为终生流亡，永远不得返回故乡；否则，只要他的足迹一出现在佛罗伦萨，他便会立即被烧死。文艺复兴的第一位诗人因此长期地在故乡之外的大地上寻找精神的家园。今天，我们能够体验一下爬满他心中几十年的那些悲哀吗？

但巨人依然挺立。千百年来的人类价值，都在他们这些如同锋芒一般直立的人身上闪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脊梁”们，人类历史才不致永远没人一个个谬误中。在人类漫长的航程上，是这些孤独的英雄一次次打捞起了跌落在激浪中的真理。

个性是什么？

个性是一种永远保持内心独立的品质。或者说，个性是一种永远为自己保留向社会、向大众、向环境、向生存发问的勇气。

有个性的人，必定能够从随波逐流的大潮流中爬起来，坚挺着，逆流而上，大声追问真理，大胆诘问生存。

——这显然不是汉语词典上的“个性”。这是我们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谈论的个性。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尼采说：“怀疑、放弃世人共同信仰的人，才是伟大的！就像荷马、亚里斯多德、列奥纳多·达·芬奇、歌德一样。”并不是说所有的一切都值得怀疑，但必要的是：我们所坚持的一切，是否都经过了我们的灵魂的独立选择？并不是说世人所有的共同信仰都必须放弃，但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追问过，真理就在世人共同站立的位置上吗？

我们是否常常面壁而立——在心中，在精神世界里面壁而立，看墙上自己孤独的影子，然后追问一声：我所做的一切，是真理告诉我应当做的，还是仅仅因为所有的人都在那样做？

个性是一种价值。个性是一种需要肩负苦难的品质。但唯有持定这样的个性，我们才有了坚守人文主义的一块基石。

这是我们在谈论个性的原因——个性，是我们为今天的人们坚持人文主义精神设立的一个前提。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个前提，我们才能够将自己

引渡到一条明亮的路上，让我们对那些常常围绕在身体周围的迷惑发问。

最后，还想把关于悲壮的问天者布鲁诺的故事补充得完整一些。就在熊熊烈火燃烧了布鲁诺的身体后 289 年——1889 年，罗马宗教法庭宣布为布鲁诺平反。此刻，一个没有学会屈服的人用全部的尊严孤独坚守的学说，已经成了欧洲小学校里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为孩子们讲授的课程。

看来，一个时代可能是偏狭的，但人类历史是公正的。历史最终将把用鲜花编织的桂冠戴在那些奉献了生命的英雄们身上。

这就是个性最后的结局：历史首先给予他们苦难，然后给予他们永远的奖赏。

追思时尚

20 世纪是一个任由新事物生长得旺盛蓬勃的时代。如同土地上有一种特别的催生剂，那些新鲜的、令以往的人们想象不到的一切，在 20 世纪的原野上迅速地诞生、成熟，收获了一茬又一茬。

曾经，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且满有把握，但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岁月似乎已经步出普通人的想象之外了，未来成了那些具有高度预见能力的专家们才能解读的领域。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写了一本轰动全球的书，名为《第三次浪潮》。他认为：人类在以往的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两次文明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而今，人类正在经历第三次浪潮的冲击，这就是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过渡。

第三次浪潮曾是 20 世纪 80 年代正在大学里读书的年轻人最感兴趣、最能激起他们心潮起伏的话题。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突然掀开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新鲜的一切扑面而来，崭新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这些年轻人相信属于自己的时代是以往所有的前辈都没有经历过的。

的确，这是一个令祖先们惊讶的年代。但是，想不到的是，当 20 世纪 90 年代到来时，被惊讶的人，轮到 80 年代的那一批年轻人了。

家庭电脑网络、信息市场、遗传工程、办公室自动化以及围绕在我们身边的 VCD、MTV、股票热、健身热、家庭轿车热、电视直销热……

有人说：现在街面书摊上的一本杂志所包容的信息量，是中世纪整个欧洲所有出版物一年所提供的信息量的总和。

人们真正地知道了第三次浪潮意味着什么。因为信息社会不再是未来学家们的纸上谈兵。它真正地到来了，像空气一样充满我们生活的周围。

80 年代，极有声望的摇滚乐手崔健——他曾经是青年人心中一个时代的象征，在舞台上用低沉、迷惘、咆哮的语调吼叫过：“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太快。”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太快！这句话被我们广泛地引用，大家在生活的舞台上时不时地重复崔健似的低啸。但是，十年过去后，世界演变的速度已经不等我们用歌声来渲泄它，就又加足了马力，更加飞快地向前转动了。

一位名叫丹尼尔·贝尔的未来学家曾总结出信息社会的五大特点；澳大利亚的巴里·琼斯则认为人类正在步入的信息社会是一个非连续性的时代——这是人类经济史上没有先例的时代；罗马俱乐部的未来学家波特则把高新技术工业当作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一场大赌注。信息化社会在未来学家们的表述中是理论化、系统化、具备深刻内涵的，这一点确定无疑。但我们在信息社会的大门里所遭遇到的一切，却远非那样条理化、清晰化——在我们每天从家里到学校，途经立交桥、走过眼花缭乱的商场、巨幅广告牌以及歌星演唱会的海报时，我们所感受到的现实生活，是纷繁的、琐细的。

就像一条河，我们一眼所能看见的，不是它的深度，而是浮在它表面上的一切：波浪、漩涡、水沫以及浮渣。

同样，生活就是一条河，一个海洋，浮在今天我们这条河流上的东西，是我们随眼一望便能看到的一切：电脑、游戏机、广告、商品大拍卖、高档时装、流行小报……

这些拥挤在我们身边、新鲜而又频繁更迭、引领着潮流令许多人争相效仿的一切，我们称之为时尚。

时尚是时髦的同义语。所不同的是，时尚的东西更具备左右社会大众整体的能力。

追思时尚，其实就是要清理一下我们的生活：哪些时髦的东西是使我们一不小心便随波逐流，跟着感觉走了去的，而不是经过自己的心灵选择的。

也就是说：坚守人文主义，至少我们应该探讨一下我们周围的一切，哪些是非人文主义的。

青春的漂泊 ——对于时尚的追思之一

陌生的不是狂热

谁也没有想到：90年代的最初几年，以如此飞快的速度诞生了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群体——追星族。

以“族”命名当今中国各种各样的人群，已经是一种时尚，譬如“工薪族”、“上班族”、“打工族”等等。但“追星族”毕竟不一样，它们是最年轻的一族。

最年轻的这一族，以虔诚追逐为特征。这种气息弥漫在各个学校里那些刚刚懂得憧憬的孩子们脸上。他们用最心爱的笔记本——很多年以前这些笔记本是被上一代的哥哥姐姐们用来记叙最神圣的心灵独白的——一字不差地抄载歌星们的血型、出生年月、籍贯、个人经历以及歌星们“最喜欢的一句话”、歌星们“最喜欢的一个人”等等之类。他们拿出比背诵考题更认真的劲头来记诵这些内容；在课余时间争相交流信息，密切注视、追踪歌星们的最新动态，狂热地搜集歌星的一举一动，把零花钱或早点钱攒积起来购买昂贵的歌星影集。歌星们若隐若现的私人生活更是孩子们陶醉的话题，歌星在银屏上的一颦一笑乃至蛛丝马迹都能引起他们狂热的遐想；常常围绕歌星的一个什么问题，他们会认真地探讨、争论，直至得出结论。

报上说：当香港歌星刘德华来北京演出时，一个女孩子为了买到进入工人体育场的高价门票，毅然去医院卖了血……

这是一件在大众中引起震惊的事。大人们直到这时，才猛然发现孩子们走得太远了。孩子们在付出代价，血的代价。

是什么使孩子们的心如此躁动？检讨起来，正在做着父母的这一代人也曾经狂热过——当年有过“学雷锋热”、“上山下乡热”、“自学成才热”……事实上，哪一代的青春没有狂热过呢？青春是属于激情的，属于澎湃的热血，属于狂荡的冲撞，属于憧憬、遐想与浪漫的梦。谁忍心谴责青春犯下的过错呢？青春拥有特权。青春的特权是冒险，是冲动，是大无畏，是寻找一个神圣的对象以抛洒方刚热血。

青春需要狂热，青春还需要偶像。20世纪初的青年人，心中的偶像是鲁迅、李大钊、陈独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的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是刘胡兰、董存瑞、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卓娅与舒拉……到了80年代初，青年心中的偶像是陈景润、张海迪、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偶像，是一种风范，是一根标杆，是一个目标，是青春坚韧的内力与喷薄的源泉……

一代又一代的青春走过不同的青春偶像，这一切并不令人陌生。那么，今天的孩子让人陌生的到底在哪里？

歌星们在舞台上潇洒地来回，迷离的灯光落进眼里让他们的目光更显多

情动人；他们的装束总是领导着潮流；他们容颜亮丽，歌声轻柔……仅仅因为这一切，便足以让孩子们将自己的心腾挪出这样大的空间，专门由他们来占领吗？这些年轻的心，应当是多么纯洁、多么沸腾、多么开阔啊！他们应当容纳的是崇高的信念、美好的理想以及深刻的人生准则啊——老一辈肯定在这样慨叹。

让人陌生的就在这里：今天的孩子心中的偶像竟然那样轻——不具备生命的质量与重量；与这一个世纪里所有年代的青春偶像相比，他们都更没有内涵，更加表面化，更加不堪一击。

理解一个词：包装

一个美丽而柔弱的女孩儿，梦想着天王歌星能在千万个追星的少男少女中发现她，因此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来表白心迹：她用小刀划破手指，让鲜血在一条漂亮的小手绢上滴出一颗一颗的“心”来。小女孩儿洁白的纤细的手指在手绢上颤动。当这张印着几十颗心的手绢寄出去的时候，那根划破的手指感染了。歌星依旧没有音信，像以往那样遥不可及，女孩儿却危在旦夕。她死了。

故事还没完。

女孩儿的父亲是一个十分擅长组织歌星来大陆演出并因此赚了大把钞票的人。当他伤心地为女儿流完泪，并花费昂贵的代价为女儿操办完葬礼后，一转身，他又立即忙着举办歌星演唱会去了。

这是一个不觉悟的大人。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写这个故事时，心里一定充满了伤痛与悲愤。伤痛的是为孩子，悲愤的是为大人。

——追星仅仅是孩子的事情吗？

不是！深深关注着孩子命运的作家梁晓声在小说中设计的父亲这个角色，至少可以说明他想揭示一种关连：孩子的殉难与造成这种殉难的幕后操纵者。

女孩儿的死与父亲不无关连！是父亲亲自参与了制造“偶像”的过程。

事情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现代社会的一切，的确来得让人眼花缭乱。我们对很多事情还来不及思考，就只能囫囵吞枣了。瞧，我们的生活中又挤进了一样东西，它叫“大众文化”。

这是一个有些费解的词儿。但简单地说，当制造文化产品的直接目的演变为赚钱时，大众文化也就产生了。即是说：当文化成为一种商品，能够使制作者享受到利润时，这些文化就成为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不是指大众的文化，而是指为大众生产的作为消费品的文化。

或者这样解释：文化——这种曾经高高地踞于人类文化精神殿堂的东